

13

福建省妇女问题言论集

(二)



福建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

福建省妇女问题言论集

二

福建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

目 录

妇女和小孩的责任(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	礼 蒂(1)
我也来呼救(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无 元(3)
中国妇女何处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阿 因(5)
从救济妇孺谈起(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音 子(8)
被压造〔迫〕着的和奋斗着的妇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 ·····	田 伐(10)
妇女怎样做救亡的运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 ·····	无 原(12)
组织起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言(14)
还是不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阿 真(16)
要怎样解放妇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祥 凤(18)
急起,姐妹们!(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教 全(21)
包身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田 伐(22)
悼赛金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桐 心(24)
哀悼一位为国除奸的姐妹(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阿 真(26)
娜拉——献给潼川的青年女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曼 如(27)
希望于本市妇女救亡组织的(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 ·····	言(30)
德国妇女在集中监狱里(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 ·····	田 伐(31)

活玩物的训练(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	阿 真(34)
从爱国捐金到女界游艺(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	默(36)
从商品买卖说到贩卖妇孺(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	胡 樂(38)
关于人成商品(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言(41)
“一二八”抗战与 妇女(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蕴 绛(42)
写在本市妇女筹款援绥大会之前(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	
·····	言(44)
花 与 女 子(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	阿 真(45)
我们对三中全会应有的认识(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	平(47)
妇女运动要配合新的形势(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	文 雄(51)
好榜 样(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阿 真(53)
当前的两个问题(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丁 心(55)
纪念 “三八” 节(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	文 尉(58)
怒吼吧! 中国的 妇女(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	文 尉(60)
前进的妇女要以实际的行动来纪念 “三八”	
(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	竞 志(61)
妇女运动的 价值(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	明(63)
从北平妇女救亡运动所得的教训(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	
·····	箴(66)
远东禁贩妇孺会议闭幕以后(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	
·····	言(68)
给朋友的一 封信(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	平(70)
奖励生育之 成效(一九三七年三月九日)·····	阿 斐(72)
从孙中山先生想到宋庆龄女士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	阿 真 (74)
妇女到社会上 来(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言 (75)
关于废 娼(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言 (77)
走 唱(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阿 奴 (79)
妇女教育? 奴隶 训练?(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	言 (83)
女 佈 道 团(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	阿 奴 (86)
抹杀了母 亲(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	无 原 (89)
让我们走进 社会去(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	雪 (91)
先“齐家”呢? 还是“治国”? (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	
·····	珠 (95)
女子入家庭就是救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	珠 (98)
女子真的应该走回家去吗?(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六日)	
·····	雪 (101)
当心骗 子(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言 (105)
两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日)·····	珠 (107)
再谈妇女应走入社会或回家庭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日)·····	雪 (110)
堂 堂 的 人(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	曼 如 (114)
婢女投河(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	林形影 (118)
关于妇 女(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阿 奴 (120)
小谈“七 出”(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授 治 (122)
敬告后方安居的 女 同 胞(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日)·····	白 (124)
今年的“三 八”节(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	··· (126)
写在 刊 前(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	钱月仙 (129)
理智与直 觉(一九三八年三月)·····	陈 仪 (130)
战时妇女应有认识与努力(一九三八年三月)·····	郑贞文 (131)
为纪念“三 八”节告福建妇女书(一九三八年三月)·····	(134)

“三八”节感言(一九三八年三月)……………廖兴荣(136)
写在刊前(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四日)

……………省抗敌后援会战地妇女宣传队(138)
我们应认识救济儿童的重要性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四日)……………陈 仪(139)
战时儿童保育的必要(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四日)……………李 雄(141)
关于保育儿童之我见(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四日)……………张钟瑛(143)
如何保育儿童(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四日)……………郑贞文(145)
战时儿童保育之重要性(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李黎洲(148)
集合公私力量保育战时被难的儿童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高登艇(150)
战时儿童保育问题(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曹挺光(152)
战时儿童保育的意义(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吴天鹤(154)
战时的父母(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董广英(156)
再为战区儿童请命(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159)
抗战期中的妇女(一九三八年五月八日)……………(161)
救济难童尤属重要(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蔡元善(163)
赶快准备组织参加抗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王肖贞(164)
要赶紧组织起来担任这三项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四日)

……………子 深(166)
靠自己能力谋生活(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168)

妇女和小孩的责任

礼 节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

矫枉过正，是一种看着问题的真实性而遽下纠正，结果却适得其反的意思。大概不论什么事，如将因和果颠倒了，那无疑地，对问题本身就犯了“矫枉过正”的弊病，也因此，那问题就无法解决了。

记得今年三四月间陈济棠还盘据广东的时候，因取缔奇装异服，引起粤妇女界深深不满，中山大学的女生还曾为此事发过“告国人书”，内中曾说到一段很够寻味的話：（因为事隔几个月了，那原文无法记忆，大意是这样的。）

“当局不从奇装异服盛行原因推根究源，而遽欲将道德沦亡、人心不古、以至国势危殆的重大责任，一切归罪于妇女的装饰，这未免是倒因为果，……我们觉得在此国难严重期间，凡为中国人民固然均应时时各自警惕民族的危难，纠正虚糜的生活，兢兢于国家元气之恃存，养成素朴的习惯。……但对于奸宄之徒，尤其卖国鬻爵的人，更应严究，可是我们只看到当局数年来，尽空喊收复失地，尽致力道德恢复；而事实却日非一日，我们既未见失地之收复，则将失未失之地，亦危殆不可终日。而出卖民族利益，背叛国家少数当权者，仍见其逍遥鹤乐，几若民族危亡，于彼等毫无干涉者然。……”

“我们觉得今日一切民族危机，国权斲丧的责任应由那班名负守土之责，而实媚敌供仇者负责，有什么行为比出卖民

族，更为不道德？有什么行为，比做汉奸更罪恶？但当局却要我们女同胞的服饰来负责，这岂是对的吗？”

这是第一个举例，另外又有一个，是见在今天的“儿童周报”上面，一个小朋友的日记里的话，虽然对象并不同，但假若细细比较起来，却有好多相像的地方。

那小朋友的日记里，他记下“校长的训话”，说校长检阅了他们的日记之后，觉得他们使人失望，因为“中华民国的生存，都是在一般小朋友手里”，但这些小朋友却不长进，不奋斗，所以很使人痛心。

“我希望你们能长进，能负责做个好儿童，中华民国才有希望”。

同时在校长的责备里面，我们又可读到校长代表中华民国向小朋友们说的话：“象你们这样的儿童是社会的害虫，你们存在一天，社会便被你们毁坏一天，中华民国希望你们，早一天死，早一天好，你们赶快离开世间吧，不中用的孩子！”

自然这里指的是少部份的“不中用的孩子”，但对这些孩子，我们却不禁吃惊，他们只因了“不长进，不奋斗”，就应该蒙受“中华民国希望你们死”的唾弃，而且因了这些不长进，不奋斗的孩子之存在一天，社会便有被毁坏一天的忧虑，所以这样，他们是更不得不“早死”为是了。

这样说来，是不中用的小孩子，他们对国家民族应负的责任，正有如奇装异服的妇女们一样重大了。但细想起来，这也正等于中大女生宣言中所说的，“要女同胞们的服饰来负责”，这是对的吗？

取缔奇装异服之于摩登妇女，“求全责备”之于不中用的孩子，这些，我觉得原因应是社会的，不是他们之长进不长进。

《江声报》

我也来呼救

无 元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最近的事实大概不会就被我们忘记的，三个月来西班牙人民大众和国际侵略阵线支持下的叛军抗战的英勇行为，是如何的鼓励了我们，我们更知道，这西班牙的人民大众反侵略的大斗争中，就有不少的妇女斗士在内，她们和西班牙男子同样的为尽她们的历史使命，一直拼命到现在，还是不顾牺牲一切的搏斗下去，这又该如何的刺激着我们哟！

说近一点，自去年秋以来的北平、上海等地的妇女参加抗敌救亡运动的热烈，更是多么打动我们的心呵！然而，并也绝不安全的南方，尤其是此间的妇女们呢？

已经很有些人在这里大声的呼喊了又呼喊，然而没有听到什么回应，我相信必很有些有“正义感”的前进妇女们的热血在胸头沸腾着，于是，我们渴望着她们赶快起来！

此刻的任何一个国人，都已不仅是不安的了，而是到了即将沦为奴隶的生死关头，谁也不容不起来，起来得越快越好。同胞的半数妇女大众自然决不是须得起来的以外的人。我们此间距前线真是很遥远吗？我们此间的妇女大众为什么还不快快起来？

我也来呼喊了。

此间的妇女知识分子得首先起来：

唤起此间的妇女大众和组织她们！

我们别用再说为什么要唤起和组织妇女大众的理由了，我们只求此间的妇女知识分子立即着手做这重要而迫急的工作，——现在没有任何工作比这还要重要而迫急的了。正因为这里做这工作是格外艰难的，尤其要格外的努力去做。工作中的一切困难，要在工作的实践中一一克服它；别说力量不够或不会做，要在工作的实践中才能得到力量，才能学习去做。

打头领导妇女大众去做，是每个妇女知识分子的责任。丢开我们知识分子的情性罢！不管她是那一层的，统统都要拉拢来同走一条路。

我再来呼喊：

组织了妇女立即和一切的抗敌救亡力量联合起来！

《江声报》

中国妇女何处去？

阿 因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现时中国的妇女只有二条路可走：

一 后退的路；

二 前进的路。

并非我故意要限定说只有这二条路给中国妇女走；事实确如此，不前进只有后退。后退的路走不通，那是只有前进；前进的妇女是前进的不用说，但一般妇女现在是否已踏上了前进的大路呢？不甘后退的妇女大众又该怎样的前进呢？

让我们回溯一下历史，自“五四”运动一起，中国的妇女也觉醒起来了，大体说来，从“五四”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妇女运动，一直尽在“男女平权”的圈子里打转，从争取婚姻自由到争取法律平等的这一串，一九二五——二七年以后，中国妇女的运动才渐趋于“社会解放”这一方向，近年来——尤其自“九一八”以来——这种趋向格外来得切实，这可在妇女参加争取“民族解放”这一伟大运动的事实上具体地表现出来。

我们很是喜悦的，中国妇女的运动已渐走上更进一步的路子，但不幸的是，这更进一步的中国妇女运动却显然是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这打击是什么？——就是反动势力的抬头！

反动势力的抬头，我们不必讳言的说，近几年来不很是有人的在那里大唱“新贤妻良母”主义，要把“回到厨房”这口号

搬来中国吗？这反动势力是一天天在那里滋生、强化、扩大，已渐渐把整千整万的中国妇女大众牢笼着，势必要一个个地赶回“五四”以前的时代里去，本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前进分子为数就不多，加之颇有受不了压迫而中途变卦了的，沉消了的，越发削弱了斗争的力量，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随着这反动势力而来的就是一般妇女本身对于妇女运动意义的欠了解，我们看，不正是有一些妇女知识分子，他们近几年来每每把妇女运动的目标缩小到单纯的家庭问题和职业问题的求解决上去了吗？这，好似除说明了妇女之在今日，只要能得个所谓美满婚姻，有个“理想”的家，和能得到一个职业而能“独立”生活，便算是解决，妇女是再没有什么的了。一点不放肆的说，确有些妇女干脆的认为女子之出路便是“结婚”。那能再去找一个职业而不“依靠”男子的已是很有见地的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反动势力的抬头和膨胀以及一些妇女知识分子的欠了解妇女运动的意义——妇女解放的前途确是很可悲的。但是，我们如稍一探索这“可悲”的现象的根本原因，我们却是用不着“可悲”的了。

第一，妇女并不是人类社会以外的人，社会的一切决定了人类的生活形态，妇女不能除外，所以妇女问题乃是社会问题的一环；妇女问题决不能在整部的社会问题以外单独求解决；

第二，因此妇女解放运动也是整个社会解放运动的一支，也决不能丢开了社会解放而单独求妇女一方面的解放的。

诚然，中国妇女是受重重叠叠地压迫，更甚于男子的，但这却正说明了中国的社会是尚未脱离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所谓民族资本主义的新兴的社会理想和实施，也是建筑在这还没脱胎的旧社会的基础上的，近年来，反动势力之抬头的原由，不难由此推想了，小胡子统治下的德意志，为什么要妇

女的一切行动不准超过威廉第二的四K（即小孩、厨房、教室、衣物）范围，由此更可知抑压妇女解放的反动势力乃是整个社会的反动势力，这势力要抑压一切的一切，不单是对付人类一部份的妇女们呵！至于一些妇女知识分子欠了解了妇女运动的真谛，那也正是他们昧于这反动势力而认识不够，每每间接的做了些有益于反动势力的事情加强了抑压自身的力量。

所以，欲求妇女的解放必一并谋整个社会的解放；妇女运动亦必在全部社会运动之中行之；改正一般妇女运动的浅薄和不彻底的倾向，亦必从社会改造入手。

中国今日的如此危难，是全中国人的危难，中国妇女自不能除外，中国妇女所能走的所应走的路也只是前进的路！中国妇女前进的路是怎样走法的？简单一句话：第一步就是谋全中华民族的解放，现在确确实实不是仅讲所谓妇女的性的解放（婚姻自由），吃饭（职业）以及管管国事（参政之类）等等部分的枝节的运动的时候了；也不是仅在求得与男子分庭抗礼的甚或只在由男子手里讨回一点“人权”，和男子作对头的时候了。

《江声报》

从救济妇孺谈起

音子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每发生了战事或变乱，不论中外，人们总会想到受救济的那些在枪林弹雨中柔弱无告的妇孺。女人在“有事之秋”，据一般人看起来，是同小孩子一样无用的，不但无用，而且是一种麻烦、累赘，在中国是这样，在外国也如此。

女人果真是这么无用么？男子们互相厮杀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姑且不问他们是为了什么），女人不能帮一手也罢了，甚至连逃也不能自己逃，还要等人去救济，那相形之下，不太惭愧了吗？

实际上，等人去救济的女人固然不少；能够帮着男子来一手，甚至比男子厮杀得更勇敢的也是很多，这次西班牙内战中妇女所表现出来的英勇，就是一个事实的证明。老实说起来，战乱一发生，首先，跑的是那有钱有闲的太太小姐们，她们一听到风声有些不妙，早就跟着男人逃得无影无踪了。陷在炮火中的只有那些无钱可逃、无处可奔的贫苦妇女，他们也不见得就是只坐着等待别人来救济的，只要仗打得有意义，值得来一下的，她们也都尽她们的力量来从事救护等工作，以至拿起枪杆去厮杀。这都是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证明的事实。不过妇女参加毫无意义的军阀火併，在过去，好像还没有过。

现在，国家民族危急到这么个地步，我们中华民族的姐妹们爱国的热忱更不后人，你看在援绥运动中各地妇女情绪的热

烈也就可以证明女人并不是那么无用的，女学生的奔走呼号不必说，职业妇女、家庭妇女的踊跃输将，甚至毁家绝命（绝命我是不敢赞同的，我以为把自杀的勇气拿来和敌人拼一拼岂不更好）以报国，这都表现妇女爱护民族国家的热诚，如果更严重的时机到来，我相信，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姐妹们，绝不会只坐着等待别人来救济，一定会找寻到自己所应做的工作，勇敢的负起抗敌救亡的责任来的，她们决不会只记着自己是一个柔弱的女人，而会记起自己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的！

《江声报》

被压造〔迫〕着的和奋斗着的妇女

田 伐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

德意志和西班牙在欧洲是两个绝不相同的国家，在这二个国家里的妇女生活也是极端相反。在这里把这二个妇女的生活来对比的略叙一下，想是为读者所乐意的。

德国国社党根本就没把妇女当作是人，不过只是如叔本华（德哲学家）说的“婴儿与男子的中间阶级”，只是“妇女的存在唯一的就是为着传播人种，她们的意义就止于此。”所以国社党之于德国妇女所要实现的理论基础就是尼采（也是德哲学家）的：“当你走向妇女时，不要忘记带鞭子！”

戈林（国社党宣传部长）向参加生产的妇女喊道：“参加生产的妇女们！你们的幸福绝不在工厂里，你们的真正势力范围是家庭。你们还是去主持家政吧！”于是德国妇女给赶回厨房里“遵守威廉第二的遗训”去了。

“政治与职业都不是为着妇女”的口号之下，已婚的和二十五岁以上的妇女是不许参加生产，而须多生教儿女的。大多数的劳动妇女便为衣食无着而流为乞丐和娼妓了。

国社党不但要妇女离开生产机关，还更要取消她们的教育，女孩子只“应该研究烹调，音乐和家事”，不要其他教育，使她们成为无知无识的驯服羔羊。至于“非我血统”的犹太等妇女，那是更加要受虐待和压迫的了。

德意志的妇女，现在是在地底下生活！

相反地，西班牙的妇女，正和西班牙一样的在那里拼命奋斗，争取自由！

今日的西班牙正在争〔生〕存争自由的革命之狂流中激荡！西班牙的妇女燃着爱民族爱人类爱真理和光明的热爱之火，她们在革命的行动上表现了可歌可泣的英勇。

自西班牙叛军一起，西班牙的妇女大众就和西班牙的爱自由的男儿斗士站在一条战线上，和西班牙的反（动）之势力出死力的搏斗。她们已是“每个女儿”“都成为争取自由的战士吧”的了。她们不但是在后方工作，她们还上前线拼命；她们作战的英勇，诚如“中魔”一般；她们一点也不避畏艰难，一点也不怕死，在她们生命中，连一点软弱的气息也嗅不出的。

西班牙的人民大众终必胜利，而这即将来临的胜利的一半功劳是属于西班牙的妇女大众的啊！她们今后是要朝向自由和幸福之途迈进的啊！

《江声报》